

什么是“典文”？什么是“好文”？谁是“经典性作家”？

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制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主持人 邵燕君

《中国网络文学20年·典文集/好文集》是“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”推出的“学院榜”。这个论坛由我和北大一批从小“看网文长大”的青年学子组成，是一个以“学者粉丝”自命的学术趣缘群体。

自2015年起，我们逐年推出网络文学年度推荐榜，由漓江出版社以“漓江年选”的形式出版《2015/2016/2017中国年度网络文学》，此外推出了《网络文学经典解读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）、《破壁书——网络文化关键词》（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）。刚刚完成的《中国网络文学20年·典文集/好文集》的编选是一次对网文成果的总结，也是对我们八年来批评实践的总结。

在“经典性”的指向下，我们以“典文集”和“好文集”的形式，摘取网络文学发展20年的样本型果实。

“典文”的“典”有两重含义：一个是典范，一个是经典。

在典范的含义上，选择了重要类型文的代表性作品。遴选的标准首先是该类型足够重要，然后是该作品有足够的代表性——或者是开创性的，或者是最成熟的，或者是影响力最大、对后来作家最有示范性的。在推荐词中，除了肯定其擅长之外，每一篇都点出了不足，特别是那些最能体现该类型内在局限的征候性问题——这样的“天花板”恰恰需要以文学史的目光发现。

“典文”中，作为重要类型文的代表作，一共选了15部。我们按发表时间排序，从中可以看到网络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。但有几位特别优秀的作家是类型文的标尺套不住的。他们首先是“类型文大神”，但是他们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超越了类型文的范畴。他们是真正站在“金字塔”顶端的作家——未必是商业成绩最好的，却是最有经典性指向的。我们称这类作家为“经典性作家”，一共推出五位：猫腻、冰临神下、愤怒的香蕉、priest、非天夜翔。

“典文集”中推举的五位“经典性作家”的代表作，也都是各类型的扛鼎之作和创新之作。猫腻的《将夜》令网文界呼唤已久的“东方玄幻”终于落地生根；冰临神下的《大明妖孽》将科幻元素引进“历史文”，不愧为“妖孽之作”；愤怒的香蕉的《赘婿》堪称“历史穿越文”的集大成之作；priest的《默读》将“言情文”与“刑侦文”耦合，并且无论从哪个类型看，都达到最高水准；非天夜翔的《二零一三》是“末世文”的开山之作，为“女性向”写作带来新经验。这5部作品与15部“类型文代表作”共同构成网文类型史的地标。

《典文集》是按照文学史的标准编选的，不过，作为爱网文的粉丝，我们还有“数家珍、卖安利”的初心。于是，又编了《好文集》。

“好文”的“好”含义也有两个：首先是“文好”，然后还要“好看”。

这里的“文好”指的是作品本身质量高，未必有那么高的文学史代表性价值，但也不必依傍文学史意义而增值。“好看”自然就是好看！推荐人要在任何时候都敢于站出来说：这篇文是我的心头所爱，我为它负责。

《典文集》《好文集》一共收入40部网文，虽然数目已然不少，但相对于网络文学20年的海量创作，必然是挂一漏万。有的作品影响力极广，有的作品口碑极高，但是未能入选。原因主要有两个：第一，作为某个类型文的代表作不是最典型的；第二，编选者里恰好没有该书的铁杆粉丝。这是至为遗憾的。

简单地说，《典文集》就是我们作为“粉丝型学者”的网文史导读；《好文集》就是我们作为“学者型粉丝”的同好安利。这个榜单不宣称“客观公正”，而强调“主观公正”。我们在亮明白

己的身份、立场、趣味、原则的基础上，自主选择，自愿负责，以为记录，以期交流。

在《网络文学经典解读》一书中，我们曾以传统的文学经典标准为参照，结合“网络性”和“类型性”，从典范性、传承性、独创性、超越性四个方面提出“网络类型小说经典”的初步标准。从三年编选年选的实践来看，这一标准是基本可行的。随着网络文学向“二次元”方向转型以及“传统网文”概念的提出，其“网络性”的特征更加清晰，其“经典性”也可以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形态上。在《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·典文集/好文集》中，再次对这个标准进行修订：

网络类型小说（“传统网文”形态）的“经典性”特征——其典范性表现在，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，负载了本时代最丰富饱满的现实信息，并将之熔铸进一种最有表现力的网络类型文形式之中；其传承性表现在，是该类型文此前写作技巧的集大成者，代表本时代的巅峰水准。并且，首先获得当下读者的广泛接受和同期作家的模仿追随。其流传也未必是作品本身被代代相传，而是被后来作家不断致敬、翻新乃至戏仿、颠覆，成为在该类型文发展、转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和基础数据库；其独创性表现在，在充分实现该类型文的类型功能的基础上，形成了具有显著作家个性的文学风格。广泛吸收其他类型文、以及类型文之外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要素，对该类型文的发展进行创造性更新。其超越性在于，在典范性、传承性、独创性上都达到极致状态的作品，可以突破其时代、群体、文类的限制，进入到更具连通性的文学史脉络，并作为该时代、群体、文类的样本，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“人类共性”的文学表征。